

寻迹河南，溯源华夏

新闻晨报学记团人文研学营结营

在龙门石窟，与千年佛像一起比一个“耶”。
在唐三彩文化园中，创作一匹现代人的三彩马。
在少林寺内，跟随武僧师傅打一套少林拳。
在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里，完成一次次穿越。
在河南博物院里，听国家宝藏的无声诉说。

……

新闻晨报学记团人文研学营带领孩子们领略华夏文明的璀璨，追溯华夏文明的起源。



釉色里的千年对话

晨报小记者 吴悠悠（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六年级）

河南洛阳的一间唐三彩手工作坊里，我手持毛笔，用一千年多前的工艺，给一匹萌态可掬的“小胖马”上釉。一场釉色里的千年对话就此展开……

这是我“寻迹河南·溯源华夏”旅程的第三站。河南，这片中原大地，是华夏文明的摇篮，承载着数千年的厚重历史，我也在此开启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文化探索。

行走在中国唐三彩文化园的青砖灰瓦间，仿佛每一缕阳光都带着千年陶土的气息。穿过陈列着历代三彩珍品的展厅，那些马的昂扬、俑的端庄，在灯光下泛着釉色交融的温润光泽——原来课本里“黄、绿、白三色为主，釉色自然流淌”的描述，不及亲眼所见时十分之一的震撼。讲解员姐姐说，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藏着窑火的密码：唐代工匠如何调配料，如何掌控窑温，才让冰冷的陶土绽放出这般灵动的色彩，这本身就是一场人与火、与泥土的代代传承和千年

约定。

到了制作唐三彩的环节，我满心欢喜地挑选了一匹白色素坯马——这马不是传统的骏马造型，而是当下流行的文创“小胖马”。老师特意叮嘱，上釉需要“薄如蝉翼”，这样成品才会精致美观。可当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刷子，手却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，原本想轻抹的绿釉，竟顺着马腿汩汩流下，宛如一条蜿蜒的小溪。一旁的指导老师瞧见了，笑着打趣：“照你这样的涂法，最后效果可堪忧哟。”说罢，他接过我的刷子，轻轻往回刮着釉料，耐心指导：“你看这马脖子，得顺着它的弧度来，就跟给它梳毛似的。”

最终，我的第一件唐三彩作品并不完美，绿釉在马背上堆成了小土坡，黄釉在马肚子上缩成了圆点，但我却满心欢喜，因为它是我亲手打造的非遗艺术品，每一处瑕疵都藏着我的尝试与成长，是我与盛唐隔空对话的珍贵印记。

喜做一日洛阳客

晨报小记者 葛宸羽（上海大学附属浦东实验小学 五年级）

“气色皇居近，金银佛寺开”“中州自古帝王乡，三彩名陶出洛阳”。龙门石窟和唐三彩，让我在一日内，领略了千年神都洛阳的魅力。

早上，我们来到龙门石窟，迎面而来的是横跨伊水的龙门桥。龙门原叫伊阙，因伊水从左右两边的香山和龙门山中间穿流而过，形似门阙而得名，后来被隋文帝改成了龙门。在这里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宾阳洞的“比耶佛”、万佛洞前的“龙门最美观音”和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。

“比耶佛”这尊释迦牟尼佛像，姿态安详，左右下垂，右手还比了个剪刀手，被戏称为“一个会比耶的千年大叔”。“龙门最美观音”，姿态随意，麈尾甩到肩上，净瓶直接拎在手里，上面还有个把手，被戏称为“下班菩萨”。卢舍那大佛眉眼柔和，神态慈祥，似笑非笑却又不失威严，脸微微向下，俯看苍生。

龙门石窟里的“明星”

晨报小记者 胡泊驰（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 六年级）

七月清晨的洛阳，暑气已然升腾。一下车，裹挟着尘土气息的热浪便迎面扑来，瞬间席卷周身，连风也是滚烫的。眼前，便是心驰神往的龙门石窟——中国四大石窟之一。举目望去，伊水之畔的山崖峭壁上，密密麻麻、大大小小的佛龕如同蜂巢，铺展在土黄色的岩壁之上。

我们缓步登上山崖。佛像依山而凿，历经千年风霜雨雪的剥蚀和侵略者人为的破坏，有些佛像早已残缺不全，仅剩模糊的轮廓，而有些则幸运地保存完好，眉目清晰。

最令人惊叹的，是宏伟的卢舍那大佛——传说是根据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容貌建造。它高踞于崖壁之上，面容安详，双目微垂，俯览众生，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意，流露出慈祥与威严。

但是有一尊佛像，让我感到惊讶又有趣，就是那座被游人争相围观的“剪刀手”大佛！它位于宾阳三洞中最北端的宾阳北洞中，是洞内的主尊阿弥陀佛像，高约十米。当我走近

洞窟，第一眼看到那独特的姿态时，忍不住笑意——端坐的佛祖，左手自然下垂，右手却向前方优雅地伸出两根手指，在石窟幽暗的光线下，那姿态分明就是现代人拍照时最常用的“剪刀手”手势！这瞬间打破了石窟的严肃。

它的开凿始于北魏，最终在唐初完成。历史的奇妙，让这原本蕴含宗教深意的手势，竟在千百年后与现代流行文化符号奇迹般重合了。我看到众多游客兴奋地模仿着“剪刀手”与佛祖合影。人声鼎沸的场景中，这尊佛像竟奇迹般地成为了整个龙门石窟中人气最高的“明星”之一。这浓厚的现代气息，与其原本的宗教属性和洞窟的古老氛围形成的反差，令人难忘。

离开时，回望那片苍凉的崖壁，巨大的卢舍那大佛在日光下庄严依旧，而宾阳北洞方向的热闹喧嚣似乎还未散去。一个承载着皇权象征，一个以无心的手势俘获了千万当代访客的心。千年时光的冲刷，不仅留下沧桑，也让本是冰冷的石刻焕发出意料之外的生动与亲近，成为人类璀璨文明中永远的“明星”。

只有河南

晨报小记者 汪子芪（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四年级）

五个剧场，五场大戏，从“天子驾六遗址坑”旁的对话，到“第七机车车辆厂礼堂”里的歌声，再到河南种田人手里的麦子，我在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里，一次次穿越时空，梦回时间长河中的一个河南。

一进幻城，眼前就是铺天盖地的高粱田，和一堵比五层楼还高的夯土墙。而整个幻城，也都是用夯土墙隔出一个个剧场空间。整个幻城有三个大剧场，十八个小剧场，每个剧场都上演着不同的戏。戏则活用了舞台，比如我看的《候车大厅》用了传送带，《第七机车车辆厂礼堂》用了剧场的门、楼梯和观众席，还有《天子驾六遗址坑》，观众仿佛就在遗址坑旁看剧。

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《麦子啊麦子》，原因有三点：第一是我没想到舞台大得像一个停车场，给了演员巨大的活动空间；第二是演员在舞台上移动时悄无声息，神出鬼没；三是

演出后，演员给了每个观众一把麦种，结合剧情让我很触动。

这场剧并不是讲一个故事，而是像诗一样演出农民的艰辛。中心人物是李十一，他非常注重麦子，又非常善良——他允许小鸟吃麦子，因为小鸟也要生存。李十一还会因有麦子而“永生”，所以他见过女皇武则天，也见过宋徽宗，甚至见过现代人，所以他可以说是麦子的化身。这个剧还给出了“戏剧幻城”的名字中，为什么要加上“只有河南”的原因，因为李十一这个种田为生的河南人，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姓名，而在2025年，他叫“只有河南”。所以我认为这是幻城剧场的重头戏，再加上“只有河南”的本身意思，强调出了这场剧的重要性。

看了这些剧，我心满意足，但意犹未尽。我希望之后有机会再回到河南，来到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，把没有看的戏给补上。

来自母亲河的馈赠

晨报小记者 徐梦哲（上海市浦东新区白玉兰小学 四年级）

黄河黄，五千五，青川甘宁内蒙古，山西陕西和豫鲁。一条长长的母亲河，从西到东，奔流不息，用她独特的方式，滋养着华夏，也带给我们独属于她的浪漫。每当我赏玩着那一方橙黄色的小小砚台，总会回想起在黄河边的那段旅程。

这天下午，热浪滚滚，黄河边的一间工作室里，安静中透着凉意。一张长桌上，整齐地摆放着木板、泥巴、湿海绵和一个长条形的工具。一堂“澄泥砚制作体验”课程即将开始。讲课的，是澄泥砚非遗传承人张慧老师。

张慧老师的父母张存生和王玲用毕生心血研究黄河澄泥艺术，终于在1991年恢复了澄泥砚的制作工艺，让已经失传的“四大名砚”之一澄泥砚重现风采。

我双手抚摸着眼前的这块泥巴，细腻、光滑，像婴儿的肌肤。它取自黄河，经过了选泥、采泥、澄泥、过滤、晾晒、制作、打磨、抛光、烧窑等多道工序。

看过张慧老师的演示后，我开始制作自己的砚台。先将泥巴在木板上敲击，慢慢拍打出自己想要的形状。可是这块泥巴就像个淘气的孩子，一点儿也不听话，一会儿黏在我的

手上，一会儿又东倒西歪。我想让它变成圆形，可是它总是方方的，我开始有点急躁。这时一位哥哥走了过来，轻轻地拍打着这块泥巴，泥巴变成有一指高的扁平状，然后又用手沾了沾湿海绵，再轻柔地抚摸着它的边缘，这块泥巴边缘竟然神奇地圆润光滑起来。

我学着哥哥的样子，不疾不徐，用手中的工具慢慢地在圆形上镂出一个方方的凹槽，再用手沾沾水，轻轻抚摸槽的边缘和底部，使它表面变得平滑。最后，我用镂出的那些泥巴，细细捏了一朵樱花和几片叶子，给我的小砚台做装饰，还在砚台上刻了波浪，代表黄河。属于我的一方砚台终于完成了。

可别以为黄河泥只能创作小作品，在澄泥砚的展厅内，我还看到了许多大型泥塑，比如元春省亲、西天取经等经典名著的大场景复原。另外还有憨态可掬的动物造型，真是太神奇了。

这份来自母亲河的馈赠，经过手艺人的坚守与创新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代表。我希望未来它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，走出中国、走向世界，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中华文化，使其绽放出绚丽的光芒。